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武陟王 幹 校訂

九世孫長發 十世孫金鑑 錚 十一世孫洪 培 鍇 容 點刊

康熙二年癸卯八十歲

七月

十二日

聖王經世宰物上因天下因地中因人因人云者順人之情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德禮以耕之種之畝利以殳之鋤之然後享田之利以立於無過之地如棄其田而不耕種芟鋤將并廢天之時荒地之利是之謂逆天地何以一日立於民上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

曰聖人蓋學於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體之自一身而一家而一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典禮同則情肅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十三日

大城爲督水田華石公舉往時凡梁韓阻屏之事多係當事者私人此舉乃出於泉所未嘗謀面見三代之直道依然在人心也

十五日

晨歸修中元祀事

十六日

宿州同王喜德不知何處人因王生寄詩扇情眞語

質今扇將敝矣恐後失其名識於此

十七日

亡弟啟美生辰　七年後我生廿年先我死誰家無

兄弟克恭眞如子雙黍告頻聆我病幾不起嗣後

飄零我借蘇門北幸子有孫曾孝友望來把耄

年儗二人鵠原情難已潔室修祀事了仿傍考妣

今夕予生辰靈爽應在此

瑞源拯芹兩過山堂修世好也予初交其父今復交

其祖占此贈之　年少初登萬里橋英英德器肖

雲霄念予衰腐交前輩特地相看不待招

城中歸來兩日尚覺疲困爲拈此句　十里城南一

草堂久深處色連源老年尚爾乏幽靜設自隨

人作俗忙

十八日

問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然則舜明於事物察於

人倫者非與人所養非養人者也然則明君制民

之產養生喪死無憾者非與人所事非事人者也
然則以大事小樂天者也非與曰正不相悖為君
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何以能明庶物而察人倫
也為君失政不能為民所養何以能合民養生送
死無憾也為君事人則失位何能以大事小而樂
天者也道理到通融處橫說豎說自無窒礙凡有
窒礙者皆執一之病舉一以廢百也故謂之賊道
問風俗之厚何道以致之曰勵其廉恥之心而已矣
人無論貴賤貧富只寡廉鮮恥便與禽獸無異將
何事不可為簠簋不飭帷薄不修臣僕未甚下官

不職行事不請五者大夫既有此罪先王不忍加刑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令彼改圖此古者刑不上大夫之意也大夫知所恥而不罹於罪士庶人亦各有恥心有不畏而思奮以免於罪戾者乎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無罪而殺大夫尚忍言哉

十九日

問刑不上大夫所以爲之以廉恥之節也禮不下於庶人豈庶人遂無廉恥而不可以治於禮乎曰禮不下庶人夫子謂不責之以備禮也非謂不可以

禮治也雖然如以禮士大夫之禮而加之庶人亦豈所以爲禮哉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亢一分不得貶一分不得放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所興與天地並禮豈可苟焉而已哉禮不下於庶人正不敢苟焉而已也

訓郎孟嘉見懷　髦年無事閉柴扉忽接瑤華色欲飛夢去每思湜水月詩來猶念百門薇舊交獨有青緺在壯志今因白髮違勝地主賓良不偶函關紫氣久忘歸

二十日

秦中方伯顏乃來惠書見訊偶憶舊游感而成咏

十五年違遲水濤君飛天際我山岑每當夜雪思游擬空爲秋風感暮砌遥使響從秦月照長天劍倚華雲深祇今海內需名世悵望西來紫氣侵

二十一日

觀人之法有三於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雖過當然其氣不靡於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求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

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肝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二十三日

程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予未見有能靜坐之人也固知學之難也爲此志慨并志勉　大家終日逐逐途王靜功夫半箇無除卻忘時即入助須從寡欲認眞語

二十四日

問濕蹶絕裾人多非之然聲名顯達以彰顯其母豈不可贖絕裾之失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

又恒言兒行十里母就憂又朝出而暮歸倚門而望朝出而暮不歸倚閭而望此千古爲母者之至情也不知嶠當絶裾時亦曾一念及母氏之情否惟不願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嶠亦忍矣哉

望兒尙兒出門之翼日譆孫溥孫浴孫等移書几於兼山堂之西偏意爲娛老夫晨昏也予謂家庭元氣全在家養長者以是教幼者以是承則無喪身敗家之事擴而充之引而伸之得爲人得爲子總堅於此

王伯常傳略　伯常名士良安肅諸生也性稟有不

羇多不理人口然任俠自負不畏彊勢氣之所激亦能緩急人予來蘇門之明年伯常因尤絕而執贄焉制産與貴人隣貴人不悅其俠每侵之伯常集其諸佚而告之曰吾鄉田産佚從龍諸貴人采地今來卜居尚望先生長者芘蔭必不相容吾將火其廬舍而訟言於朝班矣嗣後貴人遂恬然相安伯常於潁川道史君最密時潁川劉氏弟兄微有波浪伯常從中默定之知重聲氣也後渡江失足葬魚腹中子不能自立一孫念源甫成童令伴諸童孫讀書夏峯

二十五日

寄望兒等　爾等何日入泮既入秋闈當盡職爭兩等淺學功名不必熱中第制勝有具不患不際時也見少傳有事公卿之義晤河縣有處朋友之義此等事當想聖人何以歉然其未能則謹躬慎言以對長者豈容得一刻放肆衍兒淦孫不必輕會人程門見學者靜坐輒嘆其善學況在此時一切應酬望兒料理可也

王我疆小傳　我疆名鴻圻容城諸生也貌魁梧有胆氣奉父命來從遊其父與伯屢爲惡生某所窘

辱其伯竟以憤鬱死圻思有以報之會惡生事敗

發口外為民然御安生於家縣令畏而庇之不敢

問圻具呈撫軍即時驅之出境闔縣稱快不幸早

亡無所表見庇忠節尤深惜之憶其亡也在甲戌

二十六日

送別田華石有序 余來蘇門十五年矣時督水使君

為安邑馬公相與甚善嗣後凡以督水至者無不

善也公以辛丑秋來 簡書至相與更在塵外至

公之學術政績特立獨行恐於當世不居第二余

嘗謂衛河一署清冷之極衙非善地至成當事者

之清操則善莫善於此矣況百泉片地爲有元規許諸大儒化民成俗之所非君孰可以嗣響諸公者公三年報滿將行輝之士民感公之懿德稱屏爲文以送之余受知更深且厚復爲里言以當驪歌　我家易水上君挺出西秦相望道路長邂逅百泉賢使君介節士嚬笑不同人余老逢蕭閒好從出風塵我志衰且腐君恕病而貸濁酒孤村月聯鑣訪我頻學術述孔孟交遊溯陳荀全資學問力欲使風俗淳山水有獨契棲心問夕晨余耆有歸志呂言挽車輪今君直北上離緒獨逡巡百門

水清瀟蘇門山嶠崗新人懷此意所德如常新民
無偽是非好惡不能殉賂以夏峯雲佐以夏峯稱
臨路難爲言天涯歌此鄰

二十七日

有友赴秋闈者過予謂公自前庚子迄今六十四年
矣就一身之所經涉濃淡炎涼不知幾變更也予
日世運有維新人情仍如舊予赤貧士公車十二
次假館授餐者始終如一也今來蘇門溱未謀面
之友朋假館授餐之意無異鄰門之紳士以此論
之古今人情畧不相遠窮患我自處處人道有未

盡耳我所蘄冀人用厚末之前聞

簡田學石　杜陵有句云衰年病肺惟高枕此弟今日辦謀也所金尚有存者無處歸著首事生欲刻所交弟別贈一篇亦付之友答另錄請教園華內未寒而人情危險驕詐百端勢不立傾孤兒之家不止先生軫念存歿何以縈迴曲突而不至爛額平知相關之切不待弟囑也

亡妻忌辰　憶昔戊午年結髮人長逝婦道守庭訓與我甘粗糲兒女共五人性行各無異其丁父母艱家禮一何厲處于有嘉言每匡我不逮今夕子

忌辰四十六年計子已有孫曾庶饈爲家祭我甍

寄蘇門子魂飛天際

二十八日

示子孫　家學淵源二百年不談老氏不談禪爲貧何似爲農好富貴苟求終禍機　堪笑庸人虛目前白驅陷阱冀安然道人拈此作家誡淡薄由來是祖傳

舊有梟鬣種盧龍及門諸子爲予訂訛偶成三絕

今世誰人據上流烟霞片片是仙舟紫桀拈得更何須問萬事惟應一笑酬　幼安皁帽向遼東要士

劉虞豈技窮我有殘編勞正字月明濁酒與人同

君家世任盧龍塞好向無終探子春遥爲百泉

一勺水擣盟餘話何猶新書有雙峯集止生題曰擣盟餘話取子春擣地而盟意也

二十九日

憶孫對楓孝廉有引對楓中爲歷己酉明年會試未

及入場而殁十年作秀才考試從不居第二元旦

之明日即讀書足不窺戶殁年二十六無血允有

志未竟惜也惜也因成二絶

憶前己酉論交初

我長君家五月餘名士屈沈光正燦文星忽爾殞

公事　吾友堪稱北地才酉科三世泰方來國無
信史傳邊事此夕思君而月開

三十日

答張叔大　來字所質四則以見性爲識吾此無疑
義矣萬物原是一體果見得是一體便是見性便
是識吾生也浮遊死也休釋正是生死一體之意
省得是如此其生其死與時偕行何容心焉所謂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王朱子斥觀心之非而文清
卻言靜坐觀心此等處便不必執泥儒者之言各
有對症論天下事理論古今人物必欲同出一口

萬無此理試看孔子論仁論孝論行何嘗執定此
等處不看破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八月

初一日

朱子斥佛氏觀心之非非佛氏也非非觀心也其言
曰只廢三綱五常已是極大罪名其餘不必深辨
若以觀心二字爲佛氏所有觀喜怒哀樂未發氣
象萬物靜觀皆自得舍心何以觀乎醒得學問頭
腦橫說竪說無不可不然舉足成迷開口有礙
問學問從何處下手曰從人倫日用處下手聖人人

倫之至也盡得一分人倫便是一分學問人倫無缺陷學問始到家孩提愛親稍長敬兄是學問的本體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是學問的工夫戕聲色殖貨利斧斤之伐牛羊之牧是戕賊學問的路數吾黨試於日用間點自體驗愛敬之良到底汩沒不得而為不為欲不欲漸以不自主儲豈不自覺遂成旦旦之伐此語真堪痛哭雨露之潤日夜之息是學問胚胎處大約不重名節不修行誼之人決不可以談學問

斧斤牛羊不在困窮阨塞而在聲色貨利聲色貨利

能令人恭而思就戀而難捨其伐也其牧也正彼見爲快心得意之時也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纔是知學

初二日

與二三子曰人每致慨於交道之難也憶予與伯順四十年予不知伯順之非予亦不知予之非伯順賈孔瀾嘗向人云彼二人之交眞古人也伯順曰予何不說我三人之交眞古人也孔瀾曰予自揣未能如二君之相忘於無言故不敢竊附耳

是日丁祭予雖在客猶得頒年享胙感而賦此　生

不逢蔣老素王二千年後德彌彰只今丁祭聲天
壤八十迂儒飲胙長

初三日

靜修先生負異才無不讀之書嘗日著述甚富今集之所存者特十之二三而四書精要遺失更可惜也精莫精於四書要莫要於四書於此中定有獨得之妙鬼神何故閟之而使不傳豈有意竒之耶不能不致憾於後嗣之乏人也有杞有宋尙不足徵況無期功乎

初四日

晨起　如何是聞道擧似已非眞未悟雖言悟教人恐誤人　好惡原相近幾希幸有存欲知宗廟美須是自開門

閒行　閒向空林聽鳥鳴農人恰喜此秋晴長饑應是無奢願險趣經多路自平

初五日

劉生見顧　採芹得意少年場特地相勞過草堂對坐移時無失處婆心不覺話偏長　後生可畏尼山語此語全爲勉後生一日稍忽失所畏好乘朝氣對孤檠

與新進文武生曰自其同者而觀之萬物原是一體自其異者而觀之文武分爲兩途要知兩途自兩途一體自一體途之殊也將至於萬豈止於兩由本之一也原無有二故祇見爲一天地之道爲物不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惟不貳故不測貳則可測矣惟一故貫貳則難貫矣孔子每以此語及門唯者獨參而賜猶在疑信間有志於學者須先從此處參悟

初六日

自警　丈夫墮地與天鄰堪嘆穴中鬬日新默簡此

身仍處穴何時透得此根因　耄年何事猶浮動
學道功夫總未真一　處未真渾是假此中端的不
由人

偶會　世路崎嶇心自享華山頂上有人行眼前須
是留餘地莫謾拔刀助不平　雲雨覆翻態日新
野人迂拙老逾真卿行卿法我行我君子由來有
小人

初七日

催呼　滿場不祿未為貧穀賤傷農此語真一雨中
金糧十石催呼里老日頻頻　觸目催呼莫起頭

早完官稅主不臣只愁不得點金術入眼空悲劇

肉人

習勞 老來最恐常多事多事在心不在行會得戶樞流水意習勞卻是善攝生

節勞 年來無事愛閒吟殘喘思多原不禁孫子遺予安樂訣纖毫浮氣莫攖心

初八日

人謂賢人君子無旦晝之梏亡憸邪小人亦無夜氣之滋息予曰不然天理流行即賢人君子亦有暫焉蒙晦之時夫子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豈

心發見雖憸邪小人亦有倏然呈露之頃孟子所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正天命之性君子亦未能盡得全小人亦未能剝得盡人心雖不古古道猶在人三王不謬百世不惑者此物此志也君子日進於上而小人毋流於下者正須學問之力

是夕入場有述　斯文未喪試門開士子三千鱗次來戰勝應須先料備天香會向賦人裁　憶我公車十二上兒孫今夕又觀場文不飽色終難售名士登須趣味長

初九日

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蕭望之剛直以不能耐辱而死周公瑾英偉以不能制氣而死未免是器小少修行之力淮陰受袴下之辱仲達受巾幗之辱卒能有濟此忍不忍之明效大驗也關李國確園閒中讀書全不動氣事至於此處患難之道便合如斯

初十日

瑞田問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夫子分明責參先生并謂責燕此何說也曰古今之人情不遠就子父子

言之子杖可權仆地可權曰乎無罪乎曰致命爾父以不慈殺子則不孝莫大於是子聞此言能恬無愧於心乎不慈殺子斧鉞儼然黜無立身之地矣我故曰夫子之爐錘參也顯而淺而爐錘點也隱而深

十一日

子輿氏之言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一間耳以此推之好暴人之短而發人之陰者實自供其短而自昭其陰耳此鬼神陰行其意而巧爲之罰彼且侈然自以爲得計亦

甚矣哉舜之大知隱惡揚善過乎尙已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得知口不得言焉使彼其見道者乎

十二日

憶昔丁巳自都門歸里牛偉度相送五十里淚眼相看感動行路丙子鹿伯順殉義今將三十年矣時在寤寐夢中爲句醒而次第之　丁巳牛君丙子鹿生生死死心何撲論交亦怕相知深復恐別時又痛哭

或問天命亦杳茫降祥者不必君子降殃者不必小

人詩書所載亦令人有信不及處曰汝自不信非天命之不足也惟天之命自古迄今何嘗錯一事何嘗爽一人君子所以爲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所以爲小人只是不知天命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又曰知我者其天是豈杳茫而無據者哉傭生俗士以井底之見測廣大之天是之謂不知量

十三日

諸兒供饌窮綦茅容然連朝殺生則非老夫不求安飽意也因以示之　少壯之家計蕭然老病身殺雞非所願屠鴨更傷仁寡慾方知味多營雜患貧

山中閒受享樂事在天倫

兼山堂靜坐　山近雲埋愛秋濤花正妍一心無惡趣萬事有真樂洗硯吟乘興拂牀倦就眠祇將閒送老何用學神仙

十四日

奏兒近習岐黃術療人頗有效因以有恒勉之　八十年來事日漸見孫耕讀是家珍秘方海上誰尋汝時有敲門請藥人　家住燕南高尙鄰由來思邈是前身有恒便見修行力無物能生萬物春

勉頑兒　飄零書劍已終身農圃年來思問津喜得

兒曹明大意臯夔巢許總同鄰

月下諸孺子習對　孺子連宵坐月明何人不宵怔

中靈好將對句發天籟一貫能教九仞成　老學

菴中日倦眠孤思難以任師傳兒曹莫啟怨今夕

童冠曾皙仍現前

十五日

老態　齒如旅客勢難留兩耳書聾無暫休昏眼怕

觀小楷字思來洗濫更難收　虛訴焉能當責修

殊慙力薄願難酬補天此際誰援手挽世凶年兩

未周

是夕月光皎潔可愛且王生得子族子得孫門人故舊姻戚兒孫咸在因紀志喜　王生四十方生子族子七旬甫得孫嘉事世間推第一好乘明月倒新尊　月到中天更皎潔耄年添助一精神生平尚友論千古今月曾經照古人　郝生家世住漆州馬子范陽張白溝不速相過忘主客郭侯今夕又封侯　孫婿孫甥俱是主門人門客豈爲賓好將今夕忻和意慰我乾坤老病身

十六日

邑令過訪　仙令何來過草堂語言真摯意昂藏入

門脫帽忘賓主亭午呼杯到夕陽

坐月　賞花須在方開際翫月只應未望前留得一分餘地在益謙損滿古來傳　生明生魄兩隨緣天道循來尚自然會得此中真妙訣林枯霜落又生妍

十七日

有感　雲雨覆翻事日擺一端未竟一端開鬼神播弄人難測爛額顦頭幾爲胎　一獄纏綿已二年此時機阱如深淵無端相護相連引何日波平直道遠

勉諸兒孫　孺子安知大園風欲將長劍倚崆峒

兒謾道之文豈好豈徒求紙筆工

廿八日

詔罷八股　有序　八股之業體不益性用不經國致假於安石之作俑者多矣然　祖宗三百年功令名世登出誰受此八股累者豈謂白首困頓遂疾俗而思避乎因爲句　忽接汴城家報來　詔停八股議新開國家數百年功令行止斯文係盛衰前代蹈來重制科十餘策上竟蹉跎文不及格明王棄老死山林得已多

十九日

友人手錄答問暨節義諸傳示此　閒刪十畝勝封侯何事逐年汗漫遊此日未能即歇手好教與盡自回頭　錄得數篇甯幾何謾云積少漸成多此中微有脫胎術是在君家自揣摩

二十日

窮居　甲申生我日前後六朝民樗櫟遺明主涵濡作外臣藜羹堪飽腹茅屋可安身無事消清晝孫曾索果頻　長談怯氣弱客語漸來稀世自宜堯厚人多忽細微賢愚誰是得天地一危機時運既

如此詖言吾道非

二十一日

與吕華石　昨先生云道藁吳老公祖詢及衰朽弟燕南鄙人寄籍輝縣自宜躬叩墻屏少展夙昔瞻仰之意然衰病不能出門者勢也不知古之爲士者不敢輕見諸侯非自抗也乃所以尊諸侯也士與士相見大夫與大夫相見諸侯與諸侯相見各有一定之體以士也而求見諸侯不幾褻慢體而失嚴重乎弟六十年守不見諸侯之義蓋引分安卑至如先生忘勢下交乃先生以古道自處豈弟

之所敢望於先生與老公祖弊絕風清光揚祖德
自是當今名士甯獨冠冕中州弟之嚮往久矣聆
孟縣喬孝廉見顧波恬貌靜感刻入骨是誰之賜
此段關係甚運先生亦不可不知耳小刻四種借
示誨教并致弟區區之忱臨楮神往

二十二日

刑乙紀略　摘入集

二十三日

復韓子新　吾太熱心豪手同人共推然須有一番
沈思靜氣方能收熱與豪之用割鷄不用牛刀倒

豈忌煩細碎耶年來每以此相勉并至今日始信此言此瑞田父子適在兼山堂靜坐手之所錄口之所講覺有進益目下爲其子畢婚後當打算一看底事還須熱心豪手人共商之耳竟夫銳志向學誓無退轉此段關係非小大家聚首共爲策勵勝與僕日夕相對也

復耿保汝　學問之事我有主則忙亦閒俗亦雅我無主則雅亦俗閒亦忙所謂靜固靜動亦靜也前番以應酬而成頁悟亦只是我有主耳應試者與看應試者具未回向來訓答未免煩雜未免勞苦

然亦以有主之心行之會得戶樞流水意習勞卻是善攝生報紲章字鴻鵠不與燕雀爭羣蓋爲沒緊要事不宜負氣僕生平害此病故敢告人實心自勉餘不及一一

中州策問

選舉之法何助乎仍可行於今日否曰今世何嘗不選舉但所選非所舉所舉非所用耳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而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此眞選舉之法也三帝三王皆用此法周禮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太宰以六計敝羣吏而黜陟之故所選當所

察所舉皆所用原非苟焉而已也漢有孝廉茂才之科賢良方正之科唐之科目愈繁至有宋而選舉之與孝不廢此皆選舉之遺意也明季保舉一案且數百人而所舉者與所保者豈皆賢歟不問而知其終難行耳嘗見當日所保之人一聞部催束裝而就竊思國家既以賢者待我而居然遂以賢者自負不知果能適於用否耶陳白沙之不受考吳聘君之不受官猶得自處之道焉新朝選舉日廣而求治愈速欲速不達見小利大事不成孔子固明言之矣恐賢才終當累足也

第二問　唐虞三代之隆不求之唐虞三代第問堯欽舜恭禹儉湯寬武之敬勝足矣漢高之寬仁孝文之恭儉所以馴致隆理唐貞觀宋元祐非太宗之精敏藝祖之忠厚亦何能遂治平歟所盡者人所格者天此從來不爽之符也天人三策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至於空虛無用之地蓋天道有翕聚方有發散春生夏長秋收之功用全醞釀於大冬空虛無用之時此禮運天下之肥也豫順之徵即唐虞三代之隆不是過而必耕以禮種以義耨以學聚以仁安以樂則

堯欽舜恭禹儉湯寬武敬之說也治道治術原未有分而后世分而二之形由而求影之直源濁而求流之淸有是理乎

二十五日

東郭公望　駿臣得售俱見前輩厚德而老社翁一段苦心天實鑒之弟之喜不啻不寐矣但願駿臣爲孝子爲順孫爲忠臣爲義士便從今日做起乘新硎鼓銳氣抵攔流俗作一箇眞實學者此弟之所厚望於令姪也

二十六日

悼李信甫 有引 信甫尤羅第三子也高才能文不應考居父喪不茹葷不御內既近喪禮後喪信甫兄弟可稱中流一柱服甫闋以脾病傷生聞而悼之

賦詩特爲載道來英英卓立志不回堪憐短折身難贖天地何心似妬才 事生事死眞孺慕夕可憐來責有闕泉下而翁不寂寞無庸致恨喪斯文

二十七日

問學頭腦所在曰大學之道已明說在明德在新民在止至善此外豈有餘蘊乎不能領略此三者何

以爲大學之道一部四書只大學之道四字盡之學而時習之時時習此明新至善之道也有朋自遠方來與人時時共習此明新至善之道也不知不慍此箇明新至善天道也原望不得人知故夫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天命謂性上天之載一部中庸從天起從天止其義如是孟子道性善是眞知大學之道者

二十八日

示諸子　君子亦有言利之時止謂之喻義小人亦有言義之日止謂之喻利以其心之有公私也曾

子養曾晳亦有不請所與之時曾元養曾子豈遂無請與之事然在曾子爲養志在曾元止爲養口體以其賢之有大小也不賢者并口體而失之賢之小者亦難以養語養志孔子以至德贊泰伯中庸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謂之善繼志善述事此之謂養志陸績懷橘茅容殺雞偶爾孺慕之事千載下謂之孝子趙苞溫嶠此豈等閒人千載下謂之殺母逆賊謂之忍心害理亦甚矣　遇之有幸不幸也可不慎諸

故人王君山過訪　我老樵蘇君聾魚誰知一別七

年餘欲憑夢幸猶虛語頗有書來慰寂[illegible][illegible]貽[illegible]雲悠往返在羣野鶴自蕭疏入門促膝忘賓主叔季依然見古初

九月

初一日

與君山論友　君山曰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天下士不敢謂多見其人如所謂一鄉士一國士者隨在有之是在人自取耳予因問素所交之人君山曰睢州湯荆峴名斌上蔡張沖酉名沭光州孟公遂名俊汝陽李無頗名上端縣

不同俱堪爲一國士予曰君之四友素聞其三自是天下士千古士鄉國豈足限耶

初二日

寄張內黃沖酉　久聞風義無緣瞻晤適田華老每從東歸具述大君子雅度私心益嚮往之頃君山兄過草堂備悉生平所志所學且得內黃治狀自是姚許一流弟耄矣百無關心獨於海內之賢豪長者願切執鞭況咫尺斗光惠邀河潤又素承眷念者乎小言四種附呈請教贈言一册就上見華老實爲德於斯門也不盡欲言

復李樵巖　君山兄見顧草堂屈指當世士因得檇

涇所志所學私心益切嚮往不知其人視其友即

君山之推重可知道兄之取友矣僕生平以友朋

爲性命今耄而病過訪未能倘可於郵筒中通謦

咳也

孟烈婦軒氏　烈婦軒氏睢州人父林諸生明介肅

公之裔也十五歲歸杞縣孟宏恂宏恂爲宗伯公

孫病且革宏恂語婦曰我旦夕死汝有六旬祖母

在喪事畢即歸與同居勿久留也氏泣曰若無過

慮脫不諱請以身殉時祖母自睢入杞視宏恂適

氏謂之曰吾祖吾父尙未歸葬祖母孀居艮苦撫我成人今我又將先祖母去因淚下霑襟出衣一襲曰此孫手自制者爲祖母送老釵環各一皆祖母所賜留爲吾祖父喪葬之用祖母曰孫婿緩不起汝不念三歲弱女耶氏曰吾有當死者三無子當死年少當死舅姑棄世無依賴當死是謂女乎祖母知其志不可回拭淚而歸先悔卒氏以素帛自經死七日而殮顏色不變香氣遶梁棟間時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二十有二湯荆峴斌爲之傳予撮其畧云入取甬錄續集

初三日

君出徒步過我作此留之兼訂後約　別久相望切無由接色笑徒步數百里驚喜出意料君年逾半百氣歷諸年少挑燈話衷曲兩心耿相照腐氣已銷除兼得聞四妙三人夙有聞聲氣相感召問讀詩與文落筆多奇峭文王有四友孔子與同調此道久陵夷朝盈而夕掉況復顯與晦託契別有要雲臺與釣竿此心難得肖願言頻過予蘇門有長嘯

初四日

寄駿臣　年少登科一不幸古人斯語諒非欺終身成就從茲始試看文恭及第時羅念菴中狀元之日袖米過報國寺就湛甘泉講學

得舒烈婦王氏王烈婦方氏湯烈婦趙氏事三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光州王譔及侍人周氏節烈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深以道送趙寬夫之蘇門詩念予特甚感而懷之

初南堂中送友詩未曾謀面感相知素心人語元非泛咫尺天涯繫我思

初六日

得光州王鬵孝友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初八日

士大夫最怕有傲骨而尤怕有媚骨骨傲則氣滿不欲一人居我上此之病病在不知學骨媚則志昏凡可以趨附而得者將無所不至王莽時日須功德數萬人竟移漢祚其病只在一媚逆瑾彪虎輩推折正人戕賊元氣而國祚未移者畢竟楊左諸君子之死所留也曹節王甫輩之不至爲莽又安知非節義默維之力哉往聞梅長公有此議因揭出以示同學者

得百三十歲翁陸守寅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初九日

孟城登高有紀　客裏逢重九聯袂孟城閻王子我故友田叟托比鄰兒孫十數輩童冠四五人張氏初治具雞黍漸來頻關南與冀北渾忘誰主賓耄年猶健步貧交入骨親人不及修禊樂同熙莫春無營心自適田家趣味真雲臺著未歇釣竿月方新到處是桃源誰人解問津

初十日

得烈女程氏陳氏死事二則入取節錄續集

與君山語　明之亡也未可全咎君而并研堂當國

如范景文倪元璐二三端人皆不得効格心之益

故危亡在眉睫間張鳳翔請急調各督兵會剿緩

且無及猶面諭云賊能有幾不必及遠其視之太

輕者固亦研堂未有痛哭流涕之言耳有君無臣

豈謬語哉

得賢婦趙氏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柬君山　讀家刻與孝經明說經世三略足下以孝

友而抱經濟同人罕見其儔淺人難窺其蘊無怪

乎有腐而迂疾之說僕正於此得足下之真面目

耳因念寒家自先大夫以清白吏傳家後有亡弟
武城宰繼之先君以孝友傳家先叔先兄以孝友
繼之先祖妣先妣以賢母垂範從嫂暨亡室弟婦
姪婦兒婦孫婦稱賢婦者數人從妹神女烈節亦
足述也人各有傳誌實錄可據但散在各集文亦
繁多煩足下彙而爲一各爲一段總成一篇名爲
孫氏家傳並煩大手爲一序畢作一冊以便觀覽
足下孝友而深於學者也敬以請教巳令兒輩搜
諸集中實錄以備採擇
得賢婦畢彩君事一則錄入取節
録稿集

十一日

貞菴君太原傅道人山母也姓陳忻州諸生剛之女母周節婦甲申後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係念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遊者僉議申救貞菴君語衆曰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子眉君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已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既非不得其死復何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疑其不甚喜

不甚悲貞菴君之遠識蓋未可尋常測矣 入取節錄續集

十二日

女子之保身丈夫之持節要在當下立斷遂完其毅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稍一遲回則愛生畏死而包羞忍恥者將無所不至矣嘗聞一女子素笑木蘭藏身危險而身陷賊中委曲婉轉猶矯語人曰未嘗失身也竊恐其笑木蘭者轉爲人所笑也

夫死稱未亡人一日不再稱一日未敢以完節稱之慎所修也孝事舅姑舅姑沒則孝之事可無憾矣稱婦人之節孝者宜準諸此

得烈婦郝氏一則人政節錄藝集

十四日

寄元城黃石翁　前承枉顧六十餘年世譜宛在目前且年兄邃心名理以儒者而纘承相君之業更快事也第以相隔遼不能時聆疑義倘有便殷幾鴻雁之傳以傳我心前所云忠愍先生集幸即付之客生手書不及多敘

寄伯嚴兒盟　楊猶老遂作古人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況在同心傷如之何後聞伯嚴復與壽王弔思清化此足徵友誼矣俟乾詩一幅須為燬之猶老

靈前聊將數百里八十歲故人一慟覓盟譚禮遠
不及慰問亦欲爲數言弔太君懿徽容圖以致命
世兄久不聞問頃致念孟二書一詩并寄楚之客
坐手書未遑多敘

十五日

諭易　元統會運世猶年統月日時也一元十二會
一會一萬八百年一卦統一會一爻統一千八百
年合六爻得一萬八百年之數自禹八年甲子入
姤初爻至威烈王八年得一千八百年自威烈九
年入二爻至明太祖十六年得一千八百年自太

祖十七年入姤三爻爻辭曰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此不能保全功臣如人之臀無膚股肱不厚之占也士君子當此時宜退藏爲第一義蓋從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天子終身行兩終身藏况九三過剛君剛臣柔不容於退遲之義豈有不陷於危厲者哉大之而元會運世一會有一卦主之小之而年月日時一月有一卦主之綜無一時一事不在卦爻之中所謂大莫載而小莫破者也不知易請觀之天不知天請觀之孔子堯夫得其數程子得其理得數之精者凡物之成敗始終

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堯夫嘗欲以此傳兩程子明道云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故不貴其術今傳堯夫之數者蓋寥寥云

十六日

論私諡　橫渠張子歿門人欲諡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溫公溫公以爲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其與伯淳論議書甚詳適有人爲其門人議爲傳道先生以質於予予曰傳道二字非顏曾思孟周程張朱誰可當此者役改議海內不知者或誤以爲予之所議也予素以溫公之

言爲當理豈致輕議

十七日

問婦人稱賢稱孝作何分別亦有輕重否曰不可以輕重言而未始無分別也孝專主事舅姑言賢則并睦姻黨立閨範識大體在內孝之名專賢之體大

貞靜夫人郭蘇門先生繼室李氏也詳在集中入服節錄

節婦門

喪祭之廢也久矣所不廢者獨三年之喪自期以下冠服之制昔者不爲意即三年之喪亦僅存儀節

所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不茹葷不御內者所
見亦罕矣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宜
實講求其義者誰其人哉風俗之澹人心之厚必
自慎終追遠始

十八日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也造道之言如賢
人說聖人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惟其
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
示條教學以爲的競競焉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
後儒者之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使學者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遡源一從源處遡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十九日

學者處已處人最宜平恕然平恕二字實未易言耶

和叔恕敘述周茂叔聞道早王荆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後新法之行倘再有茂叔與之鼓度劑量荆公未必不樂從然已無執拗之名而國受無

事之福無奈諸君子事成於激而荆公之愎也益甚善乎明道之言曰吾輩亦當分過於此見平恕之難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明道其庶乎

二十日

憶昔初登賢書先達客有謂之曰孝廉之味不可不嘗亦不可久嘗予曰孝廉之味正宜久嘗不久嘗孝廉之味將嘗不孝不廉乎三十年後又有客謂之曰孝廉之味久便不耐咀嚼乘今日有進身之機當圖効用余曰一圖効用便入不孝不廉之路

矣致知力行兩般保守老頭巾殆將終身焉不亦樂乎今耄矣幸不食言偶拈此以告我二三子之爲孝廉者不以嘗因好即以嘗亦未爲不好二三子皆學道人也諒不棄予言

二十一日

嘗聞危亡之言則心日兢惕而善心生嘗聞逸樂之言則心日怠荒而不善之念起故人君貴有忠直之臣士人貴有直諒之友其所關於國之治亂身之污潔者良非細也

羅豫章曰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漢唐

以經術古文相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愚謂非經術古文之誤道世原非三代之世心原非周孔之心也六經語孟亦經術亦古文心周孔之心則自能因言以證道非其人焉離經術古文能八股將從何途以取士耶保舉徵辟亦嘗間行之然亦未必得周孔之心也

二十二日

龜山教仲素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此指固啟餘仲素於言下省悟故一生服膺此語延平以書謂仲素亦日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

无饑衣之裸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豈皇暇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身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是可謂於心害上著猛省矣傳濂洛者龜山傳龜山者仲素傳仲素者延平晦菴之集大成以此

二十三日

有宋文明之會諸大儒接踵而出晦翁當時亦不可學不得君矣一拂時相王淮意遂有疏毀程氏之謂以陰詆之道學二字禁錮天下賢人君子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

已晦翁殁而僞學之禁益嚴舉世以爲陷阱曉乎
程朱之學何負於世而人嫉之至此耶陽明僞學
之禁亦猶之晦翁總之道高毀來從古已然無足
深怪也仲尼不免於毀而况其餘

二十四日

爲王玉采作序 稿入集

二十五日

龜山之言曰學不聞道猶不學也然非不違仁安能
聞道聖門果達藝皆不許其仁豈後之儒者能出
由賜諸賢之上耶孟子敘列道統聞知見知寥寥

幾人諸儒卽有所窺亦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可謂非聞亦難以語堯舜湯文孔子之聞也東漢名節與聖人之道畧無彷彿孔明君實亦行焉不著習焉不察則聞道豈易言哉

二十六日

復王玉栗　得捷音真是喜而不寐區區非為一賢書喜也喜有人焉足為科第重則益可以借科第以自勵此昔人所謂藉聖賢耳倍甫云亡令人悽惻幸而有子且其子已得託亦足為慰含生於

李氏父子兄弟生生死死之情可稱古人交矣貴

鄉風俗之厚實借諸友維挽

二十七日

與劉震之語　道有統宗學有源頭不從此領會終

由說也孔孟而後千數百年而有濂洛關閩四子

之後又數百年而又清文成諸子生元燈一線如

日中天宗門雖微有差別要皆川流而歸敎化總

之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

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

奧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雖黃勉齋所親受於紫陽之言而孟子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之統宗學之源頭此足以盡之劉子震之潛修好古嘗有契於姚江之旨曾書傳習錄一則以贄予此中人亦因震之而始知讀傳習錄則震之亦可謂拔俗之士矣因念德洪汝中初從姚江也二君之父疑有妨於制舉未幾二公同登第今歲癸卯吾黨士登賢書者四五人震之首膺是與予書此以告之俾知其統宗知其源頭而已矣

二十八日

爲李信甫作輓聯　讀禮方終無限情思隨地下

立身罔玷徒勞魂夢遶高堂　何日歸來杜鵑啼

破山頭月　此時長往鴻雁悲嘶壠上雲

二十九日

自贊　壅老有志白首無聞旣虛可畏之時思効補

拙之勤七十較六十而加益八十視七十而更毀

秉燭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衛武切磋之

詠可策太公敬勝之勲引養引恬野鶴孤雲不暴

利祿可謝元纁聊以爲後學析疑而辨惑亦可爲

鄉人排難而解紛乎盡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

竊自信天終不欲喪斯文

三十日

嘗聞夜之所夢必平日有此事有此念故有此夢亦有從不經思從不涉想而忽有此夢者總因志氣之不清戒慎之不密到不能把持之時本相自爾呈露不能憭夢寐終自欺也學者用功首當驗之於此

十月

初一日

贈駿臣　世人鳴得意無如少年登科然古人以爲大不幸何哉蓋天之生上智不數矣不借師友之訓不待學問之功而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古今有幾人而敢緊望之冠進賢綰墨綬者耶天降大任必經動忍少年一切未諳驟獵科名汩没於聲華勢利之中將喪其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卒不自覺也古人之所云不幸者殆有鑒於此矣予來蘇門駿臣甫垂髫而歌採芹與其兄駿臣同奉父命從遊夏峯今且數年矣出入無違禮無違言而相信益篤予愧非濂溪而一二子有吟風弄月之意

予之所望於君家兄弟者當不在區區科第間也

○今癸卯騐臣方逾弱冠而以麟經魁多士闔屬飄飄仙骨不浣半塵聞報之日無不嘖嘖歎賞謂先輩以積德食報而騐臣逡巡退讓古人所慮爲不幸者吾知免矣君之前輩以鄉賢祀學宮者五人吾友公望君則又所稱孝友婣睦任恤之士家學有源少年登第自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行且爲眞儒爲名世矣予將拭目望之

初二日

復君山　學問之道克己爲難賦才高而功力深者

更難之難也吾丈虛懷採納能易人之所難則不

友人不爲憂矣

復居易向來爲令姪之疾是憂今聞霍然快甚快

甚何時過草堂聚數晨夕遂慰衰腐之願也尊刺

太謙敬辭之掌記

呂原明希哲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

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

不動矣此古人力學隨時省察以自進益所以能

一生死渾成片也

初三日

天下事口談易而力行難嘗見有聲名藉甚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夷考其事非過當則不及耳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許腐儒輩輕借口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和叔任道甚勁然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和叔兄弟守子厚之學甚固長兄晉伯名大忠次和叔名大鈞次與叔名大臨皆躬行君子也故人皆悅而從之

初四日

謝顯道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彥明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乎舉此言以告[illegible]雅[illegible]雅曰借烏頭之力以悅顏色强筋力把持不出自已須自作主張問奐倩奐倩曰顏色悅澤筋力强盛自外入者必不能久予曰汝二人既能領略此意便當及時奮發能自得師則三人行皆吾師友也千古上下皆吾師友也藥多力自行豈專借此烏頭力

哉

初五日

胡文定安國嘗云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文定未嘗及二程之門而程門高弟楊中立等皆推重之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侯仲良亦云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子三人寅甯宏

程門弟子三段 入答問

初六日

牧堂老人蔡發字神與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往師元晦元晦驚爲老友對榻講論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疏釋四書及爲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稾黃勉齋曰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子沈次子抗皆能世

其家學三世一轍

初七日

世人動謂儒者濶遠事情不達世務予於諸儒中得二人焉王文成功業爛然固人所皆見皆仰而黄忠肅幹守邊備禦籌畫閫事忠悃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惜不與將偶未竟其用後世無聞焉說者曰餘不以經世顯而乃身任斯文之寄予謂經術經世原不可分二事也

學者隨時隨事利濟於人便是立達故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語云分之所定一毫踰越不上

善處者退一步耳古今人只爲有進步無退步遂
致敗德損譽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盍得退
一步法也

初八日
問太極之義入答問
問河圖洛書之説入答問

初九日
問伊洛淵源入答問
晦翁嘗云敬夫伯恭入答問
歙縣高斗南逝已久追而憶之伊奉西學曾云靈泡

不散故有末句　交爾廿餘載豪情我獨知夏季

三過問秋月一囊隨志定天難奪神堅鬼不疑靈

魂果有在應許再來時

初十日

問周程之學所以同　入答問

十一日

定遠蔣二吉過訪惠詩答贈　取友能迂道斯人亦

勝遊慙予學腐拙喜爾韻清幽世事雖難料[illegible]心

自有酬今歸故里去品藻薦前修

十二日

子厚不多與人講說意在蓄德不務口耳明道謂之

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嘗

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

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

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昔鹿伯順亦云世無先覺

我輩不得不謬慎以提掇後人同志觀摩習俗亦

爲一變

十三日

問明道官不尊一段入答問

十四日

有謂世上絕無好人者此妄誕之人非有德者之言也有謂世上無一非好人者此長厚之人亦非真實用力於仁之言也人自有善惡我自有好惡毁譽不可有是非豈容無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便是無是非之心如不止不怒而且頌之則自喪其心視作惡之人罪當加等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十五日

冬月　月惟秋乃靜冬月靜於秋入夜風聲寂橫窻竹影幽心不受物景動自與天游所照誰能外光

凝無盡頭

十六日

寄函樓主人　雨渡過函樓充棟列經史廚儒酷嗜
書欲攜二三子坐臥於其中相與探微旨不謂日
就衰咫尺儼千里萊根不得味誰與礪齒目遊
耳愈聾老態遂如此君自鳴琴歸師友橋丈梓一
堂具太和樂事誰與比鹿子尋樂款肯綮在認理
君為闡其義千儒同一揆因憶鹿季郎生死為君
累此誼久難忘真足為世砥

十七日

送朱孟玉判官開封　四載託知契爾度過山堂手

標欽玉立言議見丹腸慙予學且腐君思古循良

避事欣遊刃到處栽甘棠聲譽日益隆操修凛如

霜宇下戴清德過庭訓爾彰玆擢在汴城一河襟

相望雖云暫別離席麻疇相將駕軿爾就熟酌臨

亦康莊伯滔宦非達世道卜行藏我知君至誠志

一遊而不戚剪我夏峯雲載以明月光題詩識明德

相送到河梁

十八日

兩寡婦孫氏韓氏行畧　孫氏予從兄青我公諱奇

才之女韓氏子九州婦也從兄生平義俠自負從嫂王有賢德女嫁王見知見知無子且不壽九州亦無子亦不壽兩寡婦同室而居同炊而食三十年以手指度寒暑不免於飢寒而寡婦恐死以待鄉族皆稱其賢從姪女今年六十矣韓僅少三歲韓之父生員蘭臺爲雄縣望族以積善之家而飢寒孤苦至是天殆不可問矣附家傳後使吾家男婦知此兩家之貧而知禮亦足風矣

十九日

與李仁甫婚書　僕初與君之嗣父緝金蘭之交繼

復與君之生父有聯襟之雅誼重矣情深矣而君之兄若弟遵父命來學且移家相就比之爲志實追古人憶君之生父言歸時曾握奏兒手謂吾兩家後嗣應有朱陳之好卽徵先有言僕且念之況其言在耳敢忘斯德乎奏兒長男與令愛年齒正合特託仲玉一申前好信以成之但圖一牽羊而雅言可復也更無勞賁犬之裝卜吉告忱伏惟慨諾

二十日

祝穆裁初度　與君交四世懿德俱堪諧君之大父

翁醞融擬上古尊甫兩兄弟人龍而文虎我毋入
郡城尊開俯鼓舞兩次待公車氣誼超流伍君也
篤夙好不謂我迂屢過我減前騶入門忘寢三五夏
峯雲可怡兼山蔬代膳靜對自恬愉有言皆肺腑
我之子若孫幸俱叨時甫三桂遊吾門我且師之
及此誼在古人苟陳何足數今夕臨初度癖光消
庭戶有德古惟刑咏敬在四字

七十二川

述懷　日用優游老逸民任教枯寂有陽春與人無
侮非行恕律已能廉豈愛貧　也非富貴也非貧

明月白雲可結鄰愛與儒生談腐事須忘樵叟是

陳人

二十二日

客有謂俗可厭者有謂俗宜耐者予曰厭俗非仁厚之心耐俗仍有非稱之意因作此句　厭俗由來高士癖即云耐俗亦非仁何如大造能容物動植飛潛總一身

客又謂不能變俗恐爲俗所變予曰對顏曾一流可爲此言由來便不可況其下焉者乎再作此句

俗事從來最壞人不能抵擋便隨塵既無治術還

三代肯向波流置此身

二十四日

爲臨江司理李愷菴亢傳稿入集

得第五曾孫

二十五日

有客過訪　前朝耕讀舊家風不慕榮華不諱窮嫩跡到門非石隱夏峯不在萬山中

二十六日

陰陽消長　夏至生陰冬至陽尋常寒暑領流光積成元會無停刻太極分明有主張

二十七日

錄高義三段入取節續集

二十八日

季廣之名霆會稽人寄籍濟寧以從遊大酉之門而過我山堂且惠詩未信宿欲別去句以留之　源淵師友氣相求惠我新詩韻亦圓迂道出室應有意百年祖禰暫淹留　越中山水稱奇絕何事驅車汗漫遊寄語城南■逸士故人八十尚優游

二十九日

廣之善弈復善醫再占二十八字　雖云對弈動機

心有所用之猶勝已醫隱於今稱識時河間攜手

應同几

十一月

初一日

叔大舉子方數月靈氣異常予見而舁之臨路口占

四載出門非浪遊英英掌上夜光收漫云明月

船空棹虛往實歸已得秋

初二日

讀賀克恭集有述　盱衡千古士伯淯獎我思何獨

思伯淯令人不忍欺嗣後五百載克恭能繼之地

僻之支學公也挺自持自信以信人立誠而修辭

遏隨吐其實亂卒亦不疑誠與物相感物自不能

私竊直符伯淳亦可印宣尼志留一念爲誠有一

分離人盡而天還此際審獨知

初三日

偶與友人話雙峯舊事　回首雙峯搖曳罷青松自

石解嚶鳴匹夫有志成搖落餘話猶堪憶止生戌

守山繫茅止生名
其集曰搖盟餘話

初四日

雙峯舊有茅屋三間同志者額以書院且爲文而勒

之石今二十餘年不履其地矣因而憶之　乾坤
草草失承平每憶雙峯聽鳥鳴無意別來二十載
青山於我尚多情　諸子誰堪守舊盟五峯原以五
公名漢王興有五子遷葬鳳於此二千年近留遺韻茅屋依然
誦讀聲

初五日

復弈僑婚書　古云婚姻論財君子不入其鄉僕幼
而聞此語力與同志抵操流俗昨與仁甫書但願
一牽羊而往更無幣賁犬之粧此足下所親見也
止生江南錦綺斷不敢以纖毫累清德此亦足下

所熟聞也昔與尊君有訂盟之意而未果然僕實念之執斧者至鄙懷爲慰故敢竊附於以兄子妻容之誼都門俗染更深願足下力抵之而無與俗同爊有回啟我輩正不欲拘此俗套耳

初七日

爲毛二公副使作傳（入續取節錄文忠門）

初八日

得高義三則（入取節錄續集）

初九日

築墻有感口占示諸兒孫　彰德城中仁義街事雖

往矣我與懷山河從古無常主枉費機心去弄乖

宅是誰人住者誰機緣預定鬼難窺閒中參得

此消息占盡便宜卻受虧　卜宅由來先卜鄰鄰

家失睦豈無因果能睘自存三反難道他人是妄

人

初十日

都平倩名甫戊戌進士為其祖節烈乞志墓文

十一日

入城三日歸為陳于廷作小傳入取道錄品望門

十五日

張穆菴司理過訪

復毛會侯司理　接臺札不敢自信爲勝任以自愉快嗟乎久未聞此語矣承叔有言理獄者求其生常至於死況常求其死也今大都求爲人所愉快爲勝任而能自信以自愉快者或寡矣劍敢望有不敢自信以自愉快其人耶正弟窮理格物戒愼明格未易爲此語也此明公實學所在由是推之則本身徵民之道不越是矣昨望兒入鄭遣調左右暇隔之久想有以教我也

十六日

襄僕郭尚一則入致節錄續集

十七日

復陳藹公　足下駿才且世德固宜一瞬千里乃竟淹蹇多年重罹患難豈天之所以巧於成足下以彰先世之德與此府之功名無所建樹隨俗苟且似不足為重而文章千古事英人才士尚可自託以不朽天之所以遲回顧慮不肯輕發足下者豈以老其才而大其用豈輕困一人者哉細心虛心四字便是承天之意而虛心更才人之所難才人而果能虛心與當不獨以文章重矣僕為儒而腐

立言非所長亦非所願也獨此一念欲人為善人為君子之心頗切故凡有下問者便喇喇不休且張子厚設教須俟人有憤悱然後啟發伯淳隨時啟發且能啟人憤啟人悱使徒有志焉而求之遠也桑榆窮老無可報稱天地父母之萬一焦詩推詩太過碌覺斤顏家傳合稿報謝于慶完天行畧附覺嘗云人生患無可逃且有可逃豈患無有心人哉

吳次尾傳畧　洪光朝馬阮誅戮東林諸儒生後輩亦不肯放過次尾幾不免後戮　與危生正冠徐起

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其友侯生弔之云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既三百年獨養此士存此數語俟後考

得歸德舉人陳維翰清直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八日

得宜興進士湯兆京品望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十九日

得雪園四子吳伯裔伯允徐作霖張渭死事入續取節錄抗節門

二十日

朱仲琳過我夏峯値賓客甚衆有指而目之曰此孟嘉也因贈以句并致其兄孟玉　野鶴原非鶏共鶏堂中爭識孟嘉名耄年無事惟朋友豈得君家難弟兄

二十一日

得宜興任源邃義俠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二日

得司徒侯恂應變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侯執蒲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三日

得歸德府侯方域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僕李五素無禮於其同儕兼侮辱其母見人人皆

之予亦嘗爲之逐之一日母病且年老歲之元日

僕忽謂其妻曰我向來於母缺養兼新年割肉一

片以療母疾母疾果瘳後至母死無敢有犯先是

里人有趙廷桂者曾割股愈母已載之前錄中因

無家來蘇門依予予築一茅以居之名曰孝子廬

有郭姓者見其創痕依然大驚曰我素無禮於母

從此而知所事矣李五或亦聞廷桂而興者乎或

曰割股非孝者在會典予曰此未可以執論也與

讀書明理之人言則髮膚在所愛而此凶悍無知之人俱不愛其髮膚以辱父母何嘗非教孝乎僕舊未有名名曰福入犢取留錄孝子門

二十四日

吳人茅止生元儀甲申前二十年謂予曰天下大物將有所屬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賄虜戎廷予之鄉陌溺者四百餘年今獨不可還一支於甯乎後李自成陷將職元儀爲黃巢考甚詳曰予非考黃巢也考李自成也李自成爲他人辦薪水耳言之歷歷後皆驗元儀素有艱革之志甲申前三年以

聞南居病死金陵時范質公爲南樞親含殮入續取節錄達識門

大河南北有兩孝廉一喬遷集騰鳳一張匏客嗣闕之人言匏客篤行寡欲之士兩晒遷集是蓋以天下事從來胸中者甲申後閉門讀書不赴公車入續取節錄高尚門

二十五日

得歸德周司空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雲間舉人彭賓高尚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大梁孟觀抗節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六日

王御史孫蕃號生洲生平以孝友著聞予固親見其事何太孺人與事其兄孫蘷也至撫其弟之孤寡倍爲體恤予因與之締姻奏見其婿也婦甚孝而夭後瀾孫復爲其長子一官婿婦亦孝而亦夭御史與人極和易而大節毅然不可奪疏參中貴劉元斌領兵擄掠斬以正法兼訴其大璫王裕民久疏起一時朝望在籍者范景文等十七人宏光朝爲孫開部承宗虞太常蕃繼請謚時怨下江金陵不守遂逝於閩御史以事親從兄者而信於友忠

於君又不作悲憤之意態激之名到底只如行所

無事者入續取節錄品望門

得陳定生友誼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二十七日

定興諸生許顯達兢業循許顯純之從兄弟也顯純

漸得寵於魏忠賢達遂與之疎後勢漸熾達遂與

之絕嘗曰祖父不敢以爲兒孫我敢以爲兒弟乎

魏忠節長子學洢嘗匿於其家命子啟祥從學庭

忠節望兒其婿也入取節錄達識門

雄縣諸生王一曾字景沂性生孝友更饒幹濟丙子

戊寅間結客有古俠士風甲申後從父遁跡閩海眷屬百餘口生生死死於顛沛流離安頓周到至如南北隔越音問不通者八年忽捐扁舟攜二稚女往返萬四千里以完婚姻之約此之識畧過人遠矣不愧其為生洲子也入續取節錄幹畧門

二十八日

常慎獨者容城與吳也丙子予在圍城中定興安肅安州雄縣皆陷殺甚慘容人恐陳孝廉述志懸關帝像於城頭予問其故述志曰關帝威振華夷千載下仰而畏之斷不敢射其面予曰借以鼓勵學

心可也圍攻益急常慎獨向關帝廟求簽忽聞言於眾曰關帝顯聖面上有汗赤兔馬亦有汗滿城男婦老少爭擁香楮往觀之人人若見其有汗也婦人童子爭運磚石於城上勇氣百倍絕不知其為大敵也事定予問獨曰關帝面上之汗如何獨曰某一時偶為此言耳予曰此便是關帝之靈鼓動人心之靈處入取簡錄應便門

二十九日

答魏忠節嗣君　渭公信山先後來蘇門兩接手書雖日月間隔山川修阻而情致委備甚悉如見其

人及詞渭公信山皆能言二君操已嚴潔不苟交

游克承世訓以光大前業又未嘗不嘆息嘘嘘想

見其幸識爲賢者後繼述是勤宏卓犖有如二

君良可慰也僕今年八十矣雖髮白齒搖聾聵日

甚所幸此心不迷嗜書嫉老聊自欣喜耳今舍親

王公遠移守貴郡此後關問當復不絕藉此便寄

數言唯以時自愛不敢多及

十二月

初一日

與王公遠太守　咫尺清光未獲瞻晤并疏音問歉

知之何年翁不督過且念焉齒之長殺借同人為祝此誼良厚愧何以承聞已京裝且暝登舟矣碧善故人魏忠節其孫某某皆能自立幸年翁一禮遇之一函轉致

初二日

與崔玉階太史　前歲楊郎過蘇門為僕言臺下撝謙篤厚當世之麟鳳也僕心儀之所未敢輕通一聲問者謂老山人花樣不時恐為新貴人厭不意其不厭而且有願見之思歲寒卷中大章區情見乎辭矣廼琛展讀感而生愧適甯波君字來因付

數語云君家大史官情雅韻更喜白水公之有子此仁者有後信然

初三日

復李巖同　十年之別僅得於孔弁一通音問不謂先生尚憶故人而懇懇邈邈若注至此也弟嘗謂先生是大福德人未幾而宗業隆起長君復以英年登賢書福莫大於斯然非有大德何以至是而弟之所望於先生者則更有在元之興也殺機熾而學校廢非耶律晉卿之諫止屠殺而許平仲之化民成俗興學自任不知當日之世道人心豈能

何狀是晉鼎平仲之顯德周與天地無窮極者識
剃時已著此念矣弟今歲八十眼暗耳聾漸覺衰氣
弱親宿訪友自分無錄明春之杪果有蘇門之遊
尚當鼓短筇追隨道履一傾此衷曲耳令岳先生
大節弟已刻於甲申大難錄邀功令未敢示人邇
復輯入中州人物考昨鄰長公以誌文相委但愧
衰年軟筆不能闡揚虛命代草行述亦稍次第前
說以報

初九日

馬世龍為闖門大帥鄭貴爭欲殺之以為闖部罪案

務家居以節死而浮議好息于猶園[illegible]

惜倫林而瑞圖戰死君子曰世龍有子

魏大中爲吏科都冬月不設火留相知者用飯葷菜

四器點心一碟酒數巡而已周順昌爲吏部郎居

朝房留客一如大中二公俱不起房不請客縉紳

儉德六十年所見只此二人

初六日

延津諸生李焲有俠腸每遇不平輒有拔刀相助之

意一日過其郡叔孝廉圖華正爲惡少所侮焲

卒遇之以掌撻其頰少年屈折卒不敢逞字琛含

石首郎孔彰字孟嘉其父孝徵作新安廣文卒於官孔彰來歸櫬時盜賊正熾櫬不能即歸也孝徵門人亦留之孔彰曰亡父遊魂日夕思故鄉而不孝棲遲於此盜息無日櫬將終不歸乎子問遇盜將如何孔彰曰某與一僕挽喪車而行盜須盤費衣服彼欲便與之料不殺我乞食而行亦不辭也倘不幸見殺即與亡父同埋一處耳子曰君有此一段至心盜豈非人子哉因送之行入取節錄孝子門

初九日

衡水司田本源清直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衛司理某之儒肯直一則入取師錄稿集

初十日

太原傅山號青主有至性能文章家素饒裕甲申李自成陷京師至尊崩於縊山不忍宗社邱墟而依然安居樂業作儒家翁也乃盡散家財爲黃冠之遊所在奉其母以往而母亦恬然安之不喜見俗客甲午中蜚語下獄久之始白予自甲申聞其名癸卯始見其人大約是鄭思肖一流子眉亦有與才入續錄取高師尚門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終